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外国少年文学卷

阿·柯南道尔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 主 编 韩作黎
●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44B-5

(十三)

[英]阿·柯南道尔 著

陈少硕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陈少硕译.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福… II. ①柯… ②陈… III. 长篇小说:侦探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5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新 探 案

序 言

我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也会变得像那些时髦的男高音歌手一样，在人老艺衰之后，还要不停地向宽厚的观众举行告别演出。是该收场了，不管是真人还是虚构的，福尔摩斯是该退了。有人认为最好是能够有那么一个专门为虚构的人物而设的奇异的阴间——一个奇妙的、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在那里，菲尔下的花花公子仍然可以向理查逊的美貌女郎求爱，司各特的英雄们仍然可以耀武扬威，狄更斯的欢乐的伦敦佬仍然在插科打诨，萨克雷的市侩们则照旧胡作非为。说不定就在这样一个神殿的一处偏僻的角落里，福尔摩斯和他的华生医生也许暂时可以找到一席之地，而把他们原先占据的舞台出让给某一个更出色的侦探和某一个更缺心眼儿的伙伴。

福尔摩斯的事业已经有许多个年头儿了，这样说可能是夸张了一些。要是一些老先生们跑来对我说，他们儿童时代的读物就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话，那我是不会恭维他们的。谁也不乐意把关乎个人年纪的事情这样地叫人任意编排。冷酷的事实是，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里初露

头角的，那是 1887 年和 1889 年之间出版的两本小书。此后问世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头一篇叫做《波希米亚丑闻》，1891 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书出之后，似乎颇受喜爱，索求日增。于是自那以后，39 年来断断续续所写的故事，迄今已不下于 56 篇，编集为《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和《最后致意》。其中近几年出版的最后这 12 篇，现在收编为《新探案》。福尔摩斯开始他的探案生涯是在维多利亚朝晚期的中叶，并经过短促的爱德华时期。即使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多事之秋，他也未曾中断他自己的事业。因此之故，要是我们说，当初阅读这些小说的青年现在又看到他们的成年子女在同一杂志上阅读同一侦探的故事，也不为过。于此也就可见不列颠读者的耐心与忠实一斑了。

在写完《回忆录》之后我下定决心结束福尔摩斯的生命，因为我感到我的文学生涯不能完全纳入一条单轨。这位面颊苍白严峻、四肢懒散的人物，把我的想象力占去了不应有的比例。于是我就这么结果了他。幸亏没有验尸官来检验他的尸体，所以，在事隔颇久以后，我还能不太费力地响应读者的要求，把我当初的鲁莽行为一推了事。对于重修旧业我倒并不后悔，因为在实际上我并没有发现写这些轻松故事妨碍了我钻研历史、诗歌、历史小说、心理学以及戏剧等等多样的文学形式，并在这些钻研之中认识到我的才力之有限。要是福尔摩斯从来就没存在过的话，我也未必能有更大的成就，只不过

他的存在可能有点影响人家看到我其它严肃的文学著作而已。

所以,读者们,还是让福尔摩斯与诸位告别吧!我对诸君以往给我的信任无限感激,在此谨希望我赠给的消遣良法可以报答诸君,因为小说幻境乃是避世消愁的唯一途径。

阿瑟·柯南道尔谨启

显贵的主顾

“现在可以了，”这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回答。10年以来，我曾10次要求披露以下这段故事，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于是我总算得到准许，把我的朋友一生中这段紧要的经历公诸于世。

福尔摩斯和我都有土耳其浴的癖好。在蒸汽弥漫的更衣室里那舒坦懒散的气氛中，我感到他比在别的地方更近人情、更爱聊天一些。在北安普敦街浴室的楼上，有一个十分清静的角落，并排放着两只躺椅，而我的记事就从我们躺在这个地方开始，那是1902年9月3日。我问他可有什么令人激动的案子没有。作为回答，他突然从裹着身子的被单里伸出他那瘦长而灵敏的胳膊，从挂在身旁的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

“这也许是个大惊小怪、妄自尊大的蠢货，但也可能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纸条递给我。“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信上说的这么一点。”

信是头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上面写着：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兹定于明日下午4时半登门造访，将有十分棘手的要事告之，务祈拨冗指教。如蒙俯允，请打电话至卡尔顿俱乐部示知。

“华生，当然我已经同他约好了，”当我把信递回去时福尔摩斯说道，“你知道关于戴默雷这个人的情况吗？”

“只知道这个名字在社交界是名气很大的。”

“好吧，我可以再让你多知道一些。他一向以善于处理那些不宜于在报上刊登的棘手问题而出名。你大概还记得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案时他与刘易士爵士的谈判吧。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具有外交本领的人。所以，我敢说这回大概不会是虚张声势，他是需要得到我们的帮助啦。”

“我们的？”

“是啊，华生，如果你肯帮忙的话。”

“我感到很荣幸。”

“那么请记好时间是4点半。在此之前，我们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吧。”

那时我是在安后街的寓所里住，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我已经到达贝克街了。4点半整，詹姆斯爵士来了。大概用不着去描述他，因为许多人都记得他那开朗率直的性格，宽阔而剃刮得很干净的面颊，尤其是他那快活圆润的声调。他那灰

色的爱尔兰眼睛流露着诚恳与坦率。他那富于表现力的微笑着的嘴唇含有机智的幽默感。他那发亮的礼帽，深黑的燕尾服，总之，他身上每一处，从黑缎领带上的镶珠别针到光亮的皮鞋上的淡紫色鞋罩，处处都显示出他那出名的讲究衣着的习惯。这位高大雍容的贵族完全支配了这个小房间。

“当然，我已想过会在这儿见到华生医生的，”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说道，“他的协助可能是必要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这回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惯于使用暴力、对什么都毫不在乎的人。我可以说，他是全欧洲最危险的人物。”

“我以前的几位对手都曾享有过这个尊称，”福尔摩斯微笑着说，“你不吸烟？那就请允许我点燃起烟斗吧。要是你说的这个人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或现在还活着的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还要危险的话，那他倒真是值得会一会的。敢问他的大名？”

“你听说过格鲁纳男爵吗？”

“你是说那个奥地利的凶杀犯吗？”

戴默雷上校举起戴着羔皮手套的双手，大笑起来。“你真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福尔摩斯先生！这么说，你已经确定他是凶杀犯啦？”

“关注大陆上的犯罪案件是我的业务。凡是读过布拉格事件报道的人，谁能怀疑这个人的罪行呢！只是由于一条纯技术的法律条款和一位见证人不明不白的死亡，他才得以逃

脱惩罚！当史普卢根峡谷刚一发生那个所谓‘事故’时，我就肯定是他把他的妻子杀害了，我如同亲眼看见一样。我也知道他已来英国，而且预感到早晚他会给我找点事做的。那么，格鲁纳男爵现在怎么啦？我想这次该不会是重演这个旧悲剧吧？”

“不是，这回更严重。惩罚犯罪固然重要，但事先预防更为重要。福尔摩斯先生，眼看着一个可怖的事件，一种残酷的情景在你眼前逐渐的形成，明明知道它要导致什么后果而又无力去制止，这真是可怕。一个活人还有比处在这样的地位更难受的吗？”

“是啊。”

“那你就会同情这位主顾了，我受他的委托而来的。”

“我没料到你只是一个中间人。委托人是谁？”

“福尔摩斯先生，我只好请你不要追问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做到使他的姓名不致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他的动机是绝对高尚而纯正的，但他不肯披露姓名。当然你的酬金是绝对会满足需要的，而且你可以完全自由行动。我想，主顾的真实姓名是无关紧要的吧？”

“很抱歉，”福尔摩斯说，“我只习惯于案子的一端是谜，如果两头都是谜，那就太难办了。詹姆斯爵士，我只能谢绝这个案子了。”

客人慌了。他那开朗、敏感的面孔由于激动和失望而变

得阴沉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应该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他说道，“你太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敢说要是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就会认为接受这个案子实在值得骄傲。可是我的诺言又不允许我和盘托出。至少，让我把能说的都说出来行不行？”

“好吧，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就是我没有应许你什么。”

“同意。首先，你一定听说过德·梅尔维尔将军吧？”

“在开伯尔战役出名的梅尔维尔吗？是的，我听说过。”

“他有个女儿，叫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年轻，有钱，美貌，多才，从各方面说都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女人。我们要设法从魔掌之中营救出来的正是这个女儿，这位可爱而天真的姑娘。”

“就是说，格鲁纳男爵已经把她控制住了？”

“是对女人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控制——爱的控制。这个家伙，你大概听说过，极其漂亮，举止潇洒，声调迷人，又富有那种妇女所爱好的浪漫而神秘的神态。据说女人都甘心听他摆布，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结识维奥莱特小姐这样有身分的女郎呢？”

“那是一次在地中海乘游艇旅行时的事情。当时对游客

虽有限制，可是旅费都是由个人负担的。显然举办者并不知道这位男爵的品性，等知道已经晚了。这个坏蛋缠住了这位小姐，而结果是，他完全地、绝对地赢得了她的心。只是说她爱上了他是不够的，她对他简直是一片痴情；她被他迷住了，仿佛世界上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她根本听不进别人说他的坏话。我们想尽方法去治疗她的疯狂，但没有用。简单说吧，她打算下个月跟他结婚。由于她已经到了法定年龄，而且意志坚定，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阻止住她。”

“她听说过那个奥地利事件没有？”

“这个狡猾的魔鬼已经把他过去的每一件社会丑闻都告诉她了，但总是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她完全相信了他的谎言，而对别人的忠告却难以入耳。”

“天哪！可是你肯定无意中已泄露了你那主顾的名字了吧？一定就是梅尔维尔将军了。”

客人坐立不安起来。

“我本来可以顺着你的话来瞒过你，但这不是真实情况。梅尔维尔已经一蹶不振了。这位坚强的军人已经被这件事弄得意志消沉。他那久经战火考验的勇气已经丧失，一下变成了一个蹒跚衰弱的老头儿，不会再有精力去和这个漂亮强壮的奥国恶棍较量了。不过我的主顾是一位和这个将军熟识多年的老朋友，从将军女儿的童年时起就像父亲般地关怀着她。他不能眼看着这个悲剧发生而不设法去阻止它。对这样的

事，苏格兰场又难以插手。请你承办这个案子，是他亲自提议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特别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别把他也牵扯到这个案子里去。我也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以你的力量，你很容易通过我找出我的主顾是谁；不过我请求你以名誉作担保，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打破这个隐姓微行的谜。”

福尔摩斯异样地微微一笑。

“这我可以担保，”他说道。“我还可以告诉你，你的案子使我颇感兴趣，我准备着手进行。但怎么跟你保持联系呢？”

“你可以在卡尔顿俱乐部找我。万一有紧急情况，有一个秘密的电话号码：‘XX·31’。”

福尔摩斯记下了号码，仍然微笑着，把打开的通讯录放在膝上坐在那里问道：

“请问男爵现在的住址是——”

“金斯敦附近的弗尔诺宅邸。是个大宅子。这家伙不知搞了什么投机的勾当，走运发了财，这自然使他成了更危险的对手了。”

“他目前经常在家吗？”

“是的。”

“除此以外，你还能提供一点其它的有关这个人的情况吗？”

“他有一些费钱的嗜好。他喜欢养马。一度他经常在赫林汉打马球，后来他那个布拉格事件传扬开来了，他只好离开

那里。他还收藏书籍和名画。这个人对于艺术有所偏爱。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公认的中国陶瓷权威，还在这方面写了一部著作。”

“复杂的才能，”福尔摩斯说，“有名的犯罪分子都有这样的才能。我的老相识查理·皮斯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文莱特也是个不寻常的艺术家，此外还有许多人。好吧，詹姆斯爵士，请你通知你的主顾，说我会着手研究格鲁纳男爵。目前我能说的就是这些。我个人还有自己的一些情报来源，我相信我们总会找到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坐在那里沉思了很久，仿佛已经忘记了我的在场。终于，他突然醒转过来。

“怎么样，华生，你有什么意见？”

“我认为你应该先去会见一下这位小姐本人。”

“我说亲爱的华生，你想想，要是她那可怜的碎了心的老父亲都打不动了她，我一个陌生人能行吗？当然，如果别无选择的话，这个建议还是值得试一试的。不过我想，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着手。我倒觉得欣韦尔·约翰逊可能会有点帮助。”

在我的福尔摩斯回忆录里，我还没有提到过欣韦尔·约翰逊这个人，因为我很少从我朋友晚期的经历中来取材。约翰逊是在本世纪初成为福尔摩斯的有助手的。起初，约翰逊是作为一个作恶多端的恶棍出了名，并在巴克赫斯特监狱两度服刑。后来他悔过自新，投效福尔摩斯，在伦敦黑社会里充

当他的耳目，他提供的情报往往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如果约翰逊当了警方的“探子”的话，那他早就暴露了，不过他参加的案子还没有直接上法庭，所以他的活动一直没有被同伙察觉。由于他有两次判刑的名声，他可以随便出入伦敦的每一家夜总会、小客栈和赌场，加之观察锐敏、头脑灵活，使他成为一个收集情报的理想密探。现在福尔摩斯要找的就是他。

我无法做到及时地了解我朋友当时采取的步骤，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业务需要处理。不过有一天晚上我应邀在辛普森餐馆与他会了面。坐在临街窗前的小桌旁，俯瞰斯特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他向我介绍了最近的一些情况。

“约翰逊正在四处活动，”他说。“也许在黑社会的阴暗角落里他能打听到一点消息，因为只有在这种罪犯的大本营里，我们才能探听到这个人的秘密。”

“不过，如果这位小姐连现有的事实都不信，那么就算你能找到新的依据，又怎么能使她回心转意呢？”

“谁敢说呢，华生？女人的心理对男人来说是难以破译的谜。杀人罪也许可以得到宽容或辩解，但小小的冒犯也许会刺到痛处，格鲁纳男爵对我说——”

“他对你说话了？”

“噢，对啦，我应该先让你知道我的计划。是啊，华生，我喜欢跟我的对手紧扭在一起。我喜欢面对面地观察一番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在我对欣韦尔作了指示之后，我就上了一